

我的家·我的国

□ 赵广建

我的家在鲁西南黄河岸边。千百年来,滚滚东流的黄河冲积出厚重肥沃的平原,我的家人世代在这里生活,用勤劳的双手,播种、收获、纺纱、织布,休养生息,传承着“诗书继世 忠厚传家”的祖训。

我的爷爷赵玉元,生于1900年,正处于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国家多难的年代。爷爷家庭贫困,没有一分土地,依靠给人做佃农出苦力为生。但爷爷人穷志不短,即便是家里揭不开锅,饿死也决不会偷人家地里的一颗粮食、一粒豆子。与邻为善,乐于助人。虽家无资财接济别人,但从不惜力,无论谁家有事小情,他都是主动帮忙,硬是凭力气取得乡邻们的敬重,竟与富户村上医生被村人称为“落得最好的两个人”。

爷爷虽没有上过一天学,但在祖奶奶的教育下,却也粗通文墨,识得文字,晓得春秋大义,为村人称道。爷爷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父亲兄妹六人,在解放前家徒四壁、衣食无着的艰苦情况下,都被爷爷一一送进了学堂。

抗日战争期间,虽然日本人并没有对家族造成直接的损害,但爷爷目睹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把家国恨记在心头,悄悄地把大伯送去参加了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工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大伯赵永义年仅十七岁就参加了敌后武工队。为躲避敌人搜捕,武工队经常半夜转移驻地。大伯因为年龄小,跟不上队伍转移,经常掉队。但他每次都能根据转移时留下的“秘密路标”找到队伍。1950年至1955年,大伯随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上,大伯英勇顽强,保家卫国,曾三次负伤。

二伯赵永宪十五岁时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在六十年代初曾经主管全县的知青工作,当时有一个当工人的指标,大表姐中学毕业,在家务农,很想去当工人。二伯权衡再三,还是推荐了一名更符合条件的大队干部的女儿。1968年,二伯调到菏泽地区公安处工作,他嫉恶如

仇,执法如山,打击震慑犯罪,有力地保护了广大群众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二伯后来任菏泽地区公安处刑侦大队大队长。职位高了,责任大了,但他保护群众安危、维护群众利益的心没有变,即使是下班途中,即使没穿警服,只要是群众受到伤害,他都会挺身而出制止犯罪,保护群众,为此两次受伤。

三伯赵永祥成了一名铁路工人,到了祖国的大西南,参与修筑了成昆、宝成等重要铁路,把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献给了祖国的铁路建设事业。

父亲赵永记排行老四,继承了谦虚谨慎、忠厚老实的家族性格。虽然只有初中毕业,但他入伍后坚持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政治和文化素质,写得一手好字和材料,先入党后提干,成为一名人武部的

秘书干事。1981年,父亲复员到地方工作。他迅速转变角色,从头学起,很快成为工作上的行家里手,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到了我这一代,我继续发扬家族的优良传统,在工作中冲在前面,勇于担当,从不拈轻怕重,一个人身兼数职。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受到了同事和领导的一致认可,连续6次年度考核为优秀,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我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紧密相连。党的土地改革政策,让爷爷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第一次成为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让伯父他们成了国家干部,成为新生政权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改革开放,让我的家更加兴旺,生活日益富裕。如今,中国人民昂首前进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我的家、我的家族也必将和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再一次的辉煌。

如今,爷爷、大伯和二伯都先后离我们而去。斯人已逝,音容长存,我们将永远秉承忠厚诚实的家训,发扬谦和勤勉的家风,立足各自的工作岗位,砥砺奋进,努力前行。

明天的我又要启航

——送给即将入学的大学生

□ 刘翔

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明天的我又要启航
带着纯真
揣着理想
踏上求学的道路
我继续畅游知识的海洋

接受了同学的祝福
明天的我又要启航
同窗苦读
携手翱翔
情同手足的兄弟
我又要站在起跑线上

接过了父母的嘱托
明天的我又要启航
回首过去
向前展望
面对未来的天空
我必须勇敢地张开翅膀

接触了祖国的怀抱
明天的我又要启航
不忘初心
追逐梦想
中华民族的复兴
我愿意奉献毕生的力量

接通了老师的电话
明天的我又要启航
牢记教诲
师恩难忘
回忆昔日的场景

长河浪花

生活怪圈

□ 谢丽

这些日子,于乐乐一直神思恍惚。年初签订了出版合同,半年多过去了,愣是一个字没动。

这是一个网络畅达的社会,于乐乐的小说处女作在网络文学平台发表后,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关注。于乐乐感到信心十足,一连写了十几个中篇小说,引起了资深出版人刘顺长的注意,她的那点在青春期憋屈的才能渐渐有了用武之地。刘顺长约乐乐谈中篇小说出版时,对小说集进行了市场定位:“都市、女性、情感、心理和女性成长”——于乐乐清晰记得当时刘顺长说话的样子和语调,一种真诚而由衷的信任,仿佛乐乐就是一匹擅长文字长跑的千里良驹。

按照出版协议,于乐乐还要为小说集补充四篇中篇小说。可她近来神思懈怠,几乎丧失了写作的激情……懒,还是思想枯竭,情感匮乏?她试图寻找灵感消失的原因。这天下班后,绕道去了一趟朋友的茶室。手端一杯清茗,和朋友闲坐,轻声慢语中,她觉得灵台一片清明,仿佛打通了潜意识和生活现实的任督二脉,即刻看清了浑浊的自己。最近,单位正在进行科级干部竞聘上岗,乐乐有意为之——毕竟是多年职业生涯的见证。然而,她又放不下心中的那块文字自留地,放不下快乐逍遥的“小日子”。是勇敢大方地“社会化”,承担起职业赋予的责任,还是做个快乐舒展的写字人,在小团体中承受

小小说



曹凤

甜蜜舞曲
毛毛 摄

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南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革命家庭,被革命同志亲切地称为“抗日之家”“革命之家”“共产主义饭店”“革命征途上的加油站”,它就是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刘齐滨的家。

1938年11月,日军占领曹县城,曹县县委机关迁至曹县西北刘岗,驻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会长刘齐滨的家。当时,党派来大批干部开辟鲁西南平原抗日革命根据地,许多抗日“救亡”同志云集曹西北。那时同志们日夜工作,干革命没有“工资”,生活非常艰苦。在这种情况下,刘齐滨和同志们一起工作的同时,在自己家里热情接待革命同志。不管严寒酷暑,不论白天黑夜,同志们一到刘齐滨的家,刘齐滨的爱人倪巧云就把洗脸水送过去,接着便抱柴禾生火做饭。往往是这几位同志刚搁下饭碗,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跟着又进来几位。倪巧云就撩起衣襟擦把脸上的汗珠,又笑盈盈地给新来的同志做饭去了。这样,倪巧云经常一天做七、八顿饭。有时一次来几十位同志,遇到这种

革命征途上的加油站

□ 赵丹枫

时候,刘齐滨总是跟着忙前忙后,兴致勃勃地和同志们交谈工作进展情况。饭做好了,全家人就和同志们一起吃了起来,大家边吃边交谈,有说有笑,亲如一家。有时,深夜人来了,刘齐滨就急忙起来,嘘寒问暖。一边让倪巧云起来去做饭,一边千方百计安排同志们的住宿。

一天,在同志们吃饱饭,各干各的工作的时候,倪巧云悄悄走到刘齐滨面前,轻声地说:“咱的粮食快吃完了,怎么办?”

“卖树!”刘齐滨毫不犹豫地说,“咱院里不是还有几棵果树吗?把它卖了,不就有钱买粮食了吗?”有了办法,倪巧云感

到心里轻松了许多。第二天同志们一来到,香喷喷的小米饭又端了上来。过了些时候,倪巧云又愁眉不展地来到刘齐滨面前:“粮食又快吃完了,你看咋办啊?”

“你就不会向亲友去借一点?”刘齐滨说。

“借过了,要不借粮能撑这么长时间吗?”倪巧云回答说。

刘齐滨作难了。是啊,时逢日寇横行,谁家生活不困难呢!朋友又有多少余的粮食往外借呢?弄不到粮,同志们来了吃什么?再困难,也不能让同志们吃不上饭。于是,他便到屋里屋外、房前房后看了一遍,好像要找出点值钱的东西来变卖似的,可是除了那些破破烂烂的家

什和一点必不可少的农具外,再也找不出可变卖的东西了。思前想后,最后总算找到了门路:家里还剩有三亩地呢!一想到这,便果断地对倪巧云说:“卖地!除了留下老坟地,全部卖掉,撵过去这一关!”

“卖地?”倪巧云有点吃惊地反问道,“咱可就剩下这三亩地了啊!”刘齐滨沉思着说:“有国才有家,只有打倒了日本鬼子,咱穷人才翻身。将来,建立了新中国,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咱个人还愁没吃的吗?为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值得。”

倪巧云和善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她卖了,刘齐滨家的这个“共产主义饭店”“革命征途上的加油站”又照常运转了,它温暖了来到这里的一切革命同志的心,同志们的革命精神也因此受到巨大鼓舞。

刘齐滨毁家纾难、大公无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品德让人敬仰,也是今天我们党员干部学习的典范。



询问。我们告诉她发现得早没事,姊妹几个都劝母亲想开一点。也许她意识到了什么,整日愁容满面。

三天的时间说快也快,说慢又是那么的慢。手术那天,我们推着母亲进了手术室,她的手是冰凉的,她的身体是颤抖的!她四处张望着我们所有的人。我看出了母亲进手术室的那种眼神所包含的意义——我有可能出不来了。那种惊慌失措无助的眼神,就像一个孩子找不到妈妈了,我终生不能遗忘。娘!家!家!如果没了母亲,我们该怎么办?

长达六七个小时的手术,是何种等待,何种煎熬!分分秒秒都度日如年。手术室门每一次启动,都牵动着我们的心。一

次次前去看望,我们多么希望是母亲出来了。姊妹几个守在手术室门口,不吃不喝,生怕母亲出来看不到我们。话筒里终于传出来母亲的名字。手术室开启的那一刻,母亲还没苏醒过来,可我分明看到母亲紧闭的双眼,流满了泪。这是她在手术中,流下的多么复杂酸楚的泪水!从那一刻起,我就发誓在母亲的有生之年,要用最大的孝心善待她,不留一丝遗憾!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趁我们的父母健在,用他们爱我们的方式去爱他们吧!每个星期不管工作再忙,都至少回家一次探望母亲,陪陪母亲。家是我们避风的港湾,不要让父母成为守望者。

人间真情

